

Nur die Zeit kann darauf antworten

Schnall dich einfach an, bei rot küssen wir uns...

梦恬巷 25号



陈建光 著

海燕出版社

梦恬巷 25 号

陈建光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梦恬巷25号/陈建光著. —郑州: 海燕出版社, 2013. 1
ISBN 978-7-5350-5318-3

I. ①梦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305596号



梦恬巷25号

著 者 陈建光

策 划 刘 嵩 统 筹 张满弓
责任编辑 刘 嵩 美术编辑 李岚岚
装帧设计 李岚岚 责任校对 李培勇
责任印制 邢宏洲 德文校对 Heidrun Hörner (韩德琳)

出版发行 海燕出版社
(郑州市北林路16号 牧专新教学楼C座 450008)
发行热线 0371-65734522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深圳市金星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90毫米×1240毫米 1/32
印 张 10印张
字 数 200千字
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39.80元



献给

我的父母

和我的留德岁月

Meinen Eltern und meinen Jahren in Deutschland gewidmet

代 序

陈兄大作终获出版，嘱作序，大感荣幸。我不是名人，与文学创作也没什么相干。我的序言于陈兄而言，如同示巴女王见证所罗门的智慧一样。王婆卖瓜自卖自夸，不好；得让外人说：“这瓜真甜！”

结识陈兄，原本就是因为他的文字。他向来勤于笔耕，文风轻灵，富于想象，只是很久没读过，突然听到他大喊：“出版了！出版了！”有些意外。这个意外还有别的典故：这位兄台自海外归来，想做些大事，有意义的大事。不料，河南的一所高校让他白白教了近一年的书，既没给多少薪酬，也没给相应的编制。又听说，有些人嘲弄他留学归来，一无所成。这位兄台打来电话说要自杀了，纠结得不行，郁闷得不行。我知道他为人诙谐，就跟他约定，要是真自杀就

给我拨通电话，让我听听他跳楼时喊的那声“啊——”。

说实话，现在的高校无聊得如同衙门，不去也罢。陈兄性情中人，能受得了负笈海外的“洋罪”，未必受得了结交那些头巾气特重的高校“腐儒”。教教书，译译书，写写书，不错。

序言太长，实在讨嫌。钱锺书先生写序一向很短，短小精悍的东西才好把玩。再者，林语堂先生不是说过文章要短，要像女人的裙子嘛。序言也要短，还要贴身，这样的衣服男人穿了才激凸、性感。

不说了，大家看陈兄的文章吧。



北京 平谷碧海山庄

2012年6月

目 录

代 序（王广州） II

零语心笺（德文）

Bei rot / 93

Die Strohuppe / 227

Vier kurze Gedichte / 295



風

乐 学	2
家有“芳邻”	6
中国迷托比	14
小土豆谈恋爱	20
天 浴	30

磨洋工	42
最后的愤青	52
狗男狗女	64
素人庖丁	80



雅

吟游心情	96	西班牙舞曲	162
春 色	110	飞越疯人院	174
有 情	126	梦恬巷25号	190
秋 凉	140	情 人	204
遇 见	154		



頌

原野，自助		日 暮	260
花田及黄疸	230	望 天	276
白雪王子	242	读 书	284
每 天	250		
留学德国，人间烟火（代后记）			296





風

BALLADEN

乐 学

也许，留学的意义并不在于结果，而在于那些经过。人生最美好的华年，如一本崭新的诗书，任异国的寂寞清风漫卷。你以为春意未浓，蓦然回首，花儿却已悄然盛放。与岁月携手，重走来时路，或笑或泪，逐一捡起自己重叠的足印。

犹记那年初春，我初到德国的点滴趣事。

去超市买碗，挑来拣去，还是嫌贵。逛到另一货架，我不禁眉开眼笑：这里的碗碟价廉物美，色彩艳丽质地坚实，只是略嫌粗笨。惊喜莫名，拿下不同颜色的四只。回家盛起饭来，方觉沉重不趁手。不久，朋友来做客，捧起饭碗仔细端详一番道，你怎么用个花盆？我哑然失笑，手上一沉，就势昏倒。



池 安 / 摄

一中国同学长得其貌不扬，严重斜视，在车站等车，不期依偎在警察身边。他销魂而游移不定的眼神引起了警员的注意，因为“偷觑”警员而被请去警局喝茶。明白是场误会后，警方道歉，开车护送回家。这厮自此四处吹嘘自己语言天分了得，凭着生花妙口化解误会，乘坐奔驰警车胜利凯旋，归途与警员一路欢歌一路笑。我从此发愤图强，狂记单词，磨练口语，要做“广度外交”的第一人。

我的秘密武器，是一本德语单词速记，相似的词汇对比

记忆，比如：

Kopf——脑袋，Topf——饭锅；

Pantoffel——拖鞋，Kartoffel——土豆；

Gesicht——脸，Gericht——菜肴；

Kaugummi——口香糖，Gummi——安全套……

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，我在市政广场上复习了几百个单词，随后进超市闲逛。晃荡了一会，惊见货架上有形形色色的“动作画报”敞着卖。我不禁各种娇羞，各种荡漾，犹疑片刻，随手翻看，汗如雨下。营业员数次往返，但见我一脸专注，爱不释手，不禁莞尔。我寻思，绝不能因我让国人蒙羞。大义凛然地放回画报，冲她跷起大拇指，赞叹地拖了长腔道，“呦西”，深深鞠了一躬道“撒扬娜拉”，绝尘而去。

不久，坐奔驰警车的同学又有奇遇。这厮主动出击，在酒吧找人搭讪练习口语，出尽风头，众星捧月。几位大伯频频买酒与他欢饮，同去的两位女士却无人问津，败兴而返，向我们痛陈他诡异而夺目的光华。这厮当晚烂醉如泥，后事如何，就无从分解了。数月后和德语老师聊起此事，她娇笑连连：那是一家同志酒吧。

当时年轻气盛的我义愤填膺，一心要独领风骚，压过这

斯的光芒。这一天，在阳光明媚的咖啡座，我终于鼓足勇气向邻座的美女们搭讪：

——你们有着五彩缤纷的眼睛。

——哦。

——你们喜欢中国面庞吗？

美女们吃了一惊，笑而不语。于是我接着说：

——我很会煮拖鞋。你们爱吃拖鞋吗？我知道德国人很爱吃拖鞋的。

一个美女掏出了一块口香糖。我还想卖弄一下我惊人的词汇量，于是又追问：

——啊，德国人也爱吃安全套啊？



弛安 / 摄

家有“芳邻”

在德国的前几年，我一直住在国际学生公寓。我的辅修是跨文化德国语言文学，申请这个学生宿舍的本意，是想结识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，见识不同的文化，有益专业知识的累积。初到时，但见公寓里五彩缤纷，各色人种熙来攘往，不禁欣喜。清晨在公车站等车，大家微笑着互道早安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，一路欢歌和谐号。

我结识的头一个异国“芳邻”，是隔壁的非洲同学。他浓眉大眼一头小卷毛，彬彬有礼地近乎谦卑。皮肤黝黑，却酷爱白衣。冷不丁现身夜色，不见人，但见诡异的白影飘移。一日我夜半归家，独自穿过漆黑一片的楼道，正白忐忑。一推楼道门，只见眼前跳跃着一口白牙，上下张合不已还作势欲扑。随着我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，感应灯骤然亮

起：门后有一电话机，非洲同学在倚墙煲电话粥低诉心曲。灯下这一大活人，正与我脸贴脸，温存地四目相对。我再度魂飞魄散，惊叫连连。他一直对我那张扭曲的面庞念念不忘，每次相遇，都不禁莞尔。

住得久了，渐渐熟知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的个性。意大利同学爱聚堆、爱热闹，激动起来，喧嚣直追在国际机场候机的中国旅游团。公寓里常有意大利妹妹隔空喊话，大开着窗和对面楼的同乡聊天，吆五喝六，你来我往；喝点小酒，一旦兴奋起来，深更半夜也会随时推窗闲话。一德国同学不幸学过意大利语，夜半声声入耳，常被惊醒甜梦。我曾一度羡慕嫉妒恨，他竟能偷听闺房密语，他一脸的沮丧说，别提了！这个妹妹吆喝，“哎哟，额滴神儿啊，大半夜了俺都睡不着”；那个喊回来，“俺也是，你是咋地了？”翻来覆去，如此这般。

一年春天，公寓里住进一群美国交换学生。不与旁人交往，镇日叽歪着美式英语，狂傲而轻浮，恶俗水手一般聚众酗酒。我终于明白，所谓国际学生公寓里，大家其实是各自为战，泾渭分明——德国人喜欢宅在家里，不爱交际；法国人彼此之间温柔浪漫，但对外人则举手投足之间优雅着拒绝；西班牙同学热情奔放，会即兴与你翩然起舞，但一曲终了，明天你的面孔将被宿醉埋葬；原苏联的又是一家，虽然